



鄂 巴

貌 廷 著

B375.8/1813

鄂 巴

〔緬甸〕 貌 廷 著

北京大学东方語言系緬甸語

专业师生集体翻譯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八 年 · 北 京

မောင်ထင်စရာ

၀၁၁

ပြည်သူ့ စာပေတိုက်
၅၄၆-ကုန်သည်လမ်း၊ ရန်ကုန်မြို့။
(၁၉၅၇-ခု)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

民族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發行

※

書號1010 字數 78,000 開本 787×1092 純 $\frac{1}{32}$ 印張 4 $\frac{7}{16}$ 插頁3

1958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1—4000 冊

定價 (8) 0.37 元

目 次

一	机灵的人.....	1
二	松木箱.....	7
三	害羣之馬.....	15
四	友誼的开端.....	28
五	帝国主义者.....	39
六	日本緬甸的“文明”.....	48
七	从地獄中来，到更大的地獄中去.....	63
八	吃人.....	72
九	消灭日本鬼子.....	81
十	国家的敌人.....	91
十一	革命旗子光芒万丈；太阳旗子 暗淡无光.....	109
十二	印度妇女头上的筐.....	115
十三	鄂巴的胜利.....	123

一 机灵的人

他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爸爸了。他老婆招呼他的时候往往是叫声“他爹”，有时只是“呃！呃！”地吭两声，他就知道这是在叫他了。他父母习惯地带着混浊的喉音叫他“鄂巴”，和他父母很亲近的地主吴达刚却常喜欢这样招呼他：“喂！鄂巴。”而那些比他年轻的人，都按照乡下的习惯亲昵地叫他一声“鄂巴哥”。

“鄂巴”这个名字是很悦耳的，但对他来说，不管怎么称呼他，农民还不是个农民吗！

鄂巴租着地主吴达刚的二十五英亩地，每年要交二百五十町^①稻子的租。鄂巴和吴达刚这种租佃关系，早在他们父母生前就开始了，现在他不过是继承了这一关系罢了。

吴达刚是个只有不得已才肯花钱的地主，因此，即使在仅值半块钱的契约纸上也得打一下算盘。他无论办什么事，都要订张契约，但为了把同一张契约一年接一年

① 一町约合43斤。

地用，在上面就連个日子也不写，只叫鄂巴按上个手印，当作一个合法的牢靠的凭据。他認為这样小心謹慎、精打細算是必要的。他常說：“要不，怎么办呢？年年花半块钱那还象話嗎？”

鄂巴生活的天地就是吳达剛住的賽吉貢村和瑙边多附近的田地，其他的村鎮他一次也沒去过，事实上也沒去的必要。他要买东西的話，到賽吉貢村的中国“通亞”杂货店去一趟也就行了。要是做善事需要花几个零錢的話，他就可以背着吳达剛卖掉点青苗，从印度高利貸主阿納伯萊那里換到一点錢；能結識这位有錢的人，他感到很光彩。

至于說到仰光、曼德勒等大城市的风光，只要在某些夜晚的美梦中夢見也就够了。他还記得，在和他老婆米潑結婚的那一年，他到吳达剛家里去訂租約，就在這一次碰着一位很体面的城里人，那个人談起仰光的大金塔，象座屹立的金山，金碧輝煌，令人敬仰不已。那人力車、汽車、電車以及一些高樓大廈……，真是個極樂天堂！回家之后，当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幻游仰光的夢，欣喜若狂：街上金光閃閃，电灯异常明亮，簡直分不出是白天还是黑夜；大金塔象座高入云霄的金山；電車这个怪物，如同大法师吳鐸毕达的母亲去世时用暹罗花綴飾的柩車，富丽堂皇，閃烁着的假金，光澤夺目；閃耀着金光的馬路兩旁，矗立着一些六层高樓；在高樓大廈之間，綠油油的秧苗在

微风中波浪似的起伏着，站在田埂上径直看去，这一片广阔无边的田野，仿佛是属于仰光市民的。鄂巴呆呆地看着这片田野，突然间“哞，哞”一阵牛叫声，瞅见一头黄牛，已经挣脱了拴在桩子上的绳子。他的六岁的小侄子，也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，只管喊：“鄂巴叔，牛跑了，快帮我赶一下吧！”鄂巴便朝着牛的方向迅速奔去，不料一失足滑进了深坑，他忙抓住坑边的一根电线杆。这时候，象大法师母亲去世时的柩车样的电车，穿过那绿色地毯似的田野急驶过来，鄂巴恐惧异常，死死抱住电线杆。被卡住脖子透不过气来的米潑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你怎么啦！把我的脖子抱得这么紧！”在喊声中鄂巴惊醒了。

这晚上，鄂巴一直想着仰光，再也睡不着觉，夫妻俩只好坐起来聊天，直到天亮鸡啼还聊个没完。

还记得，就是在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，米潑突然肚子作疼，请来了接生婆。

鄂巴的父亲去世后，他继承父母的遗业租种奥达刚的地已经十多年了。这期间，鄂巴除了拉登吉牌的土布^①上衣和梭威沙籠^②外，就没有穿过其他的好衣服了。米潑和鄂巴刚结婚时，也曾有过三、四件插秧时穿的衣服和几件特厚的紧身胸衣，还有五、六件亲戚朋友们送的印花

① 一种很厚的土布。

② 用一种上浆的、很厚的土布做的沙籠，形式有些象裙子。

布的沙籠。生第一个孩子后，为了喂奶和在田里操作方便，也就常常光穿一条沙籠，圍到齐胸。已长大了的大女儿米妮也该有件替换的沙籠了，可不是嗎？她还有一条在节日里穿的、孀母給她的、用各色各样旧沙籠拼凑起来的沙籠呢。是个大姑娘了，光穿件沒袖的圓領衫已經不成了，所以去年米潑就花了五町稻子給女儿縫了两件紧身胸衣。然而，这个俊俏的姑娘，却常常只穿一件沒袖的圓領衫，把沙籠齐胸地圍在外面。吳达剛賞給她的新土布上衣，她也舍不得穿。她的四个弟弟經常一絲不挂光着身子。

冬天，从树林里撿来些枯树枝，这对孩子們來說，就成了他們取暖的“毛衣”了。

这种情形并不新奇，鄂巴他們是这样生活着，他的父亲也是这样生活的，鄂巴的祖父、曾祖父也沒多大区别。不过，他在童年时会看見祖父在做善事的时候，肩上总搭着一条約城沙籠^①，头上戴着用日本綢做的礼帽，綢带头翘得高高的，光着发亮的脊背，站在門口，吃着拌生茶叶和炸大蒜。鄂巴想：“我祖父真是個有福气的人啊！”尽管都是农民的孩子，但鄂巴和其他的孩子有些区别：那就是他亲眼見过的祖父曾經这样“富裕”地生活过。現在他还深深地想望着过他祖父那样的生活。

① 約城織的沙籠。

小时候，他听祖父母讲过底波王^①被英国人抓去的故事。大家都说，那年是印度人征服缅甸的一年。还听说缅甸是英国的属国，是受英国人统治的。他只是听到有英国人这么一说，但一次也没见过英国人。他只是把有时到村子里来要酒喝的警察、甲长看成是政府，每当交税时他到村长家，也常听到村长讲过什么要效忠于政府等等。然而，村长所说的政府是指英国还是指村长自己，或者指的是其他什么东西，鄂巴实在不知道，也没去想它。

但是在一三〇一年^②，当水田里的稻子长到一尺高的时候，似乎隐隐约约地听到英国政府和什么日耳曼民族发生了战争。战争对鄂巴来说，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，他小时候就听说过这种所谓“战争”。在吴鐸毕达大法师还未当主持方丈前，鄂巴还在庙里学习^③的时候，每当放学后打弹子玩时，总反复地唱这样的民谣：“日耳曼吃炸弹，一比^④米钱三安。”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知道，英国人的威力很大，因此，发生了战争也没有什么别的结果。他肯定地预言：“总有一天，日耳曼的米价会涨到一比米三安钱的。”

① 底波王(1878—1885)，缅甸最后一个国王。

② 缅甸1301年即公元1938年。

③ 缅甸风俗，小学都附设在庙宇里。

④ 一比约等于中国大升。

現在，到了一三〇三年，又說英國和日本要打仗了。鄂巴很“了解”日本，他去买搪磁碗的时候，中国“通亚”杂货店里的“胞波”^①对他说过：“这是日本造的。”从此他“了解”了日本，知道了日本貨很便宜。有一次，“通亚”杂货店的“胞波”們正在你一言我一語地談論什么“蔣介石”……“張学良”……“汪精卫”……的时候，他闖进店里說：“請把搪磁碗拿出来看看吧！”“胞波”就劝他說：“現在要抵制日貨”，还反复地罵着混蛋的日本人。后来，站在人群中的“通亚”杂货店店主对他說：“这些搪磁碗还是过去的存貨，卖完就算了，所以才廉价出售。”鄂巴就用一块七安錢买了三个搪磁碗和五个盘子。他从来沒买到过这样便宜的东西，感到很高兴。盛产廉价搪磁碗的日本，現在已向英国宣战了，这个消息村里人还不知道，他就先知道了。虽然鄂巴算是一个沒見過什么世面的人，但他却非常机灵。事实不正是这样嗎？他把所知道的战争消息告訴了在田里劳动的朋友們，要他們早作准备。

机灵的鄂巴把战争的消息傳給他的亲戚朋友的时候，正是日本“朋友”已經到了毛淡棉^②，德欽党^③人巴巴地赶去奉献香蕉，表示亲善，被日本人用大皮靴狠狠地踢

① 緬甸人对中国人的称呼，意即“同胞”。

② 緬甸南部典那沙冷区的大城市。

③ 一个反英的政党，主張緬甸独立。

在胸膛上的“大好时光”。

二 松木箱

茅屋后面，有一个小水缸架。米潑分开露着双膝的腿蹲在后門口。“他爹呀！我看世道要变啰！”米潑闭着眼睛悠閑地抽着有一尺多长的緬甸土烟^①，对她丈夫說。她把剛滿周岁的嬰兒夹在两腿中間，用右手摟着他，左手拿着緬甸土烟。享受着母爱温暖的嬰兒，正津津有味地吸着白色的乳汁；象征着母爱的乳房，自由自在地露在外面。吃着奶的嬰兒还不时拍打着另一个乳房。

鄂巴背朝着米潑和孩子在河边釣魚。这次和往常不一样，魚不上鈎。釣魚要有耐心，可是这次他心里忐忑不安，也就沒有耐心了。他听說过，一发生战争，谷子就会涨价。而現在战争发生了，与鄂巴一点关系也沒有，能使他高兴的最多不过是谷子漲了价；可是現在他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听說英国人从仰光跑掉了，村子里还有三五成群的人商量着一旦发生事变就乘机打劫。他和五个孩子可沒有地方可跑呀！他也沒想到要逃跑。

他倒不为別的事担心，而是因为听說南边村里的朴

^① 用玉米叶卷的土烟。

斗已經成了德欽黨黨員，聽說他进城去交了四安錢就加入了德欽黨。这个家伙很复杂，不久以前，他唆使一个象煞有介事的爱国党^①黨員，根据佃租法为鄂巴去向吳达剛請求减租，一張請愿書就要向鄂巴要两块半錢。什么法律不法律的，鄂巴根本不懂。他不是現在才和吳达剛打交道的，早在他祖先就开始了。鄂巴对交納地租有着自己的一套想法：要是到地租太多，自己吃亏太大的时候，只要向吳达剛說一句“您今年瞧着办吧”，这样就不用花二块半錢也一样减了租。至于說到德欽黨，他还是第一次才听说。据說德欽黨黨員点着火把到处放火，人家还說：“警察要逮捕德欽黨黨員。”据說还有一个由格龙领导的爱国党，格龙是鬼？是人？是神？是蜂鳥？鄂巴并不清楚，他只知道朴斗有时候也自称是格龙黨員。有一位什么巴茂博士当什么首相还是什么国王的时候，朴斗又說自己是穷人党^②黨員。他現在糾集了一帮游手好閑的人又自称什么“德欽”朴斗了。他是个不务正业的人，有时警察到农村来，他也跟着来。八月是土地丈量檢查官鬧得最凶的时候，跟在丈量員后面拉鋼尺的也是朴斗。要抓酿私酒的人时，朴斗又和緝私官混在一块儿，还常吹牛說，他曾为了农民运动問題和鎮长爭論过，而鎮长似乎是怕他这个“德

① 是緬甸最反動的党派，党魁吳梭就是杀害昂山將軍的凶手。

② 吳巴茂领导的买办阶级的政党。

欽”头衔而甘拜下风。朴斗每次到鄂巴家里来，总要拿走四五十个鸡蛋，最少也要抓去一只公鸡。在地租問題上，鄂巴从来没有和吳达剛发生过爭执，所以他对朴斗說：“我拿不出二块半錢来！”朴斗就記恨在心，到村长家里以私入别人家园的罪名控告了鄂巴。村长知道鄂巴是个老实人，也明知朴斗这控告毫无根据，但因朴斗是个流氓头，只好劝鄂巴拿出五块錢来了事。鄂巴也不想跟村长过意不去，不得已牺牲了五块錢，使事情平息下去。这样朴斗还不知足，曾在吳鐸毕达的庙里的水井旁，当众辱罵我的老婆，又企图行奸，幸亏吳鐸毕达法师的斥責，我老婆才免受了这恶棍的侮辱。这真是一个充滿了欺凌、剝削、压榨、强存弱亡的社会啊！而他現在却又搖身一变成了什么“德欽”党的头儿了！

“哼！”鄂巴想到这里，咬牙切齿狠狠地哼了一声，猛地将魚杆举了起来；一条大魚在魚鈎上翻滾着。鄂巴气得把魚解下鈎，用力一扔，又换上了新餌，繼續垂釣。

“怎么办呢？世道一乱，土地又要荒蕪了。”米撥对鄂巴說。

鄂巴沒有去理会他老婆的話，只顧盯着他老婆怀里的小孩，虽然他看的是小孩，但当他的眼光一触到米撥“丰满”的胸脯时，他不觉驕傲地想道：“她虽然生了五个孩子，但即使再生十个也不会改变她的美貌，青春将永远存在。”但这不过是鄂巴对自己老婆的欣賞罢了。事实上，

經常因為不穿上衣而被太陽晒得發黑的肉體上，乳房已失去了豐潤，好像干癟的南瓜一樣；而且還有了無數的白斑。鄂巴並沒有仔細地觀察這些，要是仔細觀察的話，那他恐怕會看到米潑整個身體的衰老而急忙移開自己的視線呢。

“哎！土地荒蕪了，那會變成什麼樣子呢？”鄂巴看了魚杆一眼反問米潑。但接着又安慰米潑說：“米潑，我們緬甸是會餓死人的。”他不明白他老婆為什麼這樣害怕；他自己也害怕，但究竟為什麼害怕，他卻沒想到，這樣的事情一次也沒經歷過，那麼，為什麼害怕呢？真找不出理由來。

“壞人又要抬頭了！”米潑嘆了口氣說。

“是啊！這倒叫人够擔心的呀！”

“聽說朴斗又在糾集一伙游手好閑的人。”

“誰說的？”鄂巴問了一句又沉思起來。經米潑這麼一提，他才感到害怕。鄂巴從心眼里稱贊老婆在這件事上想得周到，他老婆能預料到這些，可是他卻不能預先作好打算。如果真是壞人抬了頭，又怎麼防備呢？因此，鄂巴更加擔憂了，好像沒聽到老婆還在嘮叨些什麼，所以又重複地問了一句：“誰說的？”

“啊，他爹，你還沒聽說！昨天我到撣達耶叫村達吳哥家去采棕櫚籽，棕櫚籽太老了，沒采成，我就和達吳的老婆交換着捉身上的虱子，隨便聊天，後來不知怎就聊到

了朴斗身上。据說朴斗是我們村里‘德欽’党的主席，他說，緬甸是不許英國鬼子存在的，還說什麼要把高利貸者牙馬的谷子分給大伙兒，也覺注村的中國雜貨店是資本家的東西，我們反對資本主義，所以就要破壞它。”

“等一等，牙馬同意分他的谷子嗎？”

“牙馬怎麼會知道呢？”

“不知道怎麼能去分呢？”

“你的腦筋怎麼這樣糊塗？非得牙馬肯給才能到手嗎？”

“當然只有他給了才能拿到囉！”

“据朴斗說，英國人跑了，緬甸就是我們的，我們已經有了我們自己的政府，所以，外國人的東西當然也就應該成為我們的囉！”

鄂巴一聽到“我們的政府”的時候，不由得擔心起來，他想，如果緬甸警察來巡邏的話，就又要找酒給他們喝，忙得喘不過氣來。想到這裡，不禁內心一陣緊張，出了一身冷汗。

“你的話不犯法嗎？”

“我的天哪！別再去想那些警察吧。他們不是好久不來了嗎？沒有皇帝的國家就沒有犯法的事！”

“喔，那麼你是不是在盤算牙馬的谷子呢？”

這話原是鄂巴說着玩的，哪知米潑就不受用起來。

“他爹，不許你對我這樣胡扯，知道嗎？沒有吃，宁愿

餓死，也不會想到那回事。現在，要是世道一亂，發生了事變，我們逃到哪儿去呢？在我們這塊地方和我們生活在一起的有達益、米阿梅以及修堤的印度人何依他們家，加上我們總共有四五戶人家。何依是印度人，也覺注村有一個中國商店，所以在我們周圍不是印度人就是中國人，這不是糟了嗎？其實不管他們是中國人還是印度人，農民總歸還是農民，過去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也沒有發生過什麼爭吵，那又何必去跟他們搗蛋呢！如果他們要和我們搗亂的話，那我們當然也不能甘心忍受，你應該多把以後的日子想一想啊！……”

突然釣杆閃動了一下，鄂巴迅速拉起釣杆，掛在鈎上的大鱸魚不停地跳動着，鄂巴把魚摘下來扔進魚筐，立時茅屋前面看釣魚的孩子們發出了一陣喧鬧的聲音，越過了屋後的小溪傳到這裡：“這回可逮住了！”

“甯着急，米發。白天不做虧心事，夜晚不怕鬼叫門，何依和我們一樣都是莊稼人。我要盡量保護他。”

剛說完這句話，就聽見屋前有人連叫了兩聲“大哥，大哥！”

這是何依的聲音，真是說到他，他就來了。

“他來會有什麼要緊的事呢？”鄂巴絞盡腦汁地想着。

“喂，是何依嗎，有什麼事？”

“我來找大哥啊！最近我聽到一個消息，說要把村里

的印度人全部赶回印度去。大哥啊，这年头真乱！我害怕，我想往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啦！”

“有我们在呢！”鄂巴用劳动人民之间所具有的互相关怀的语调说。

是的，这是真挚的关系。何依是靠耕地为生的，鄂巴也是如此。把劳动人民分为白种、黑种、黄种、棕种这一点，鄂巴是毫不在意的。印度人把钱汇回印度这些事情他也不在意；他认为中国人发财享福，这是他们的洪运。有何依在就可保住堤岸的安全；堤岸安全，就可以保证稻子丰收。有了也觉洼杂货店，就可以买到辣椒、葱，那么刚才钓到的鱼就可以做得很香。无论是谁来统治，我们农民的生活总是依然如故。这就是鄂巴的认识。对于鄂巴来说，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心理。中国人和印度人发财是他们的福气，鄂巴是不和他们比较的。他只知道向人家借钱，象牛一样的在田里挣扎，等收割后，再用稻子还债。

“和大哥生活在一起已经十五年了。过去回印度时，就是把东西寄放在大哥这儿的。这次我找来找去只有靠大哥了。”

“嗯，你要寄放些什么东西呢？是要回印度吗？”

“唉！怎么能回去呢，大哥，我是怕坏人啊！所以想把东西存在您这儿。我有个小箱子，天黑的时候把它带来。里面有一百五十块钱，还有一条银腰带和一付耳环。